



“泉南处处少林风”，身边多有习武之人。

家乡白鹤拳的套路，我学了十几套：从“要求功夫高，‘三战’里面找”的最基础套路“七步三战”，到动作更复杂的“打节”“十三太保”“十三步摇”“大千字打”“美女梳妆”，再到最能体现寸劲节力之精妙的“小八分”“大八分”等。而器械，我只学了“鹤棍”。

我拥有一根来之不易的白蜡杆武术棍。棍被称为“百兵之祖”，是武术中最古老的兵器之一。

1980年，我考入师大校门。两年后，随着电影《少林寺》的热播，神州大地掀起了武术热。学校顺势成立了武术协会，之后陆续指派有武术特长的老师和同学，教授各种徒手拳术和器械套路，校园里到处可见师生练武的身影。

在此之前，与我同好的郑同学已经教给我“长乐鹤拳”和“牛拳”，我对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也有自己的理解。学校武术协派人教授的器械五花八门，刀枪剑棍，种类繁多。

## 我的白蜡杆武术棍

□康玉琨

我一向认为，武术有表演性与实用性之分，而棍术二者兼具，且更具实用性。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，当下已不是“仗剑走天涯”的时代，平时不方便随身携带刀、枪、剑，而“棍”只要不拘粗细长短，就比较容易找到，随时可以作为防身之用。“枪挑一条线，棍扫一大片”，从这句武谚看，我觉得棍更有气势。

基于以上想法，我花了一个月时间，在学校武协举办的武术培训班里学了一套初级棍术。这时，学员们用的都是从武协借来的清一色白蜡杆武术棍。这种棍柔韧性和弹性极好，通体洁白，手感舒适。舞动起来虎虎生风，拍在地上声音清脆且不会反震，实在让人喜欢。那时，这样一根棍子要6至8元，因为父母赚钱不易，犹豫再三，我还是舍不得买。

多年后，我到达远的矿区当了一名中学老师，开始有了自己的工资，便想拥有一根梦寐以求的白蜡杆武术棍。只是这里距离省城出售白蜡杆武术棍的体育商

店较远，急切间也无法如愿。有一年暑假，有位比我晚两届的学弟帮我买了一根，带到他的老家。我坐了十几公里的班车，又走了七八公里的山路，终于取回盼望已久的武术棍。并且按照保养要求，平时不用，就把它用尼龙绳悬挂在木门框后面，以防受潮变形。

1990年，白鹤拳黄师父在传授我“白鹤跳脚”套路之后，问我：“你喜欢哪一种器械？鹤翅双刀还是鹤棍？或是两样都喜欢？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喜欢鹤棍。”在我看来，将来我又不想当师父，不必什么都学。

黄师父告诉我，鹤棍也叫“槌”，只要齐眉高即可。它大多为双头棍法，朴实无华，动作幅度小，实用价值高，有捆、挑、点、戳、劈、缠、扫、格、挡、按、架、拦、截等各种用法。他强调说：“你的白蜡杆武术棍比你高出一个头，必须锯掉一段。”对此，我哪里舍得。最后想了个办法，到农具门市买了一把杂木做的锄头柄，请木工师傅把粗



(CFP图)

且方的一头削小、刨圆，权当我练习鹤棍的“槌”。

后来，我干脆用那根白蜡杆武术棍练习鹤棍的棍法，时间久了，倒也得心应手。

多年前搬家时，我特地把一长一短两根棍子放到皮卡车上。没想到半路上，却把那根心爱的白蜡杆武术棍弄丢了。

再后来，我花40元在网上买了一根白蜡杆武术棍。这根看起来比原来的还漂亮，使用起来总觉得不太顺手，究其原因，大概是缘于恋旧吧。



行动是打败焦虑的最好办法。



## 小街上的熟面孔

□陈志涛

太阳还没出来，格外柔美的晨光，洒落在小街上，亲昵着熙熙攘攘的人们。

我每天起早上街，散步、买菜一举两得。投入人群中，又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，总有千种重逢的暖意。

一位耄耋老人，矮墩墩、壮实，白眉毛。大冷天，却穿着单衣短裤，稳稳健健地行走。早晨，只要我上街，一定能看到他。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寒风袭来，还不由得缩脖子，他却好像身处夏天一样。这让我不得其解：他真的那么耐寒？还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装出来的？可这么冷的天，谁能装得出？看他泰然自若，没有一点强忍的样子，实在佩服。这个老人的模样，从此嵌入我的脑海。每次看到他，我都发自内心赞叹。

已经好多次了，怎么只有一个人拄着拐杖上街？一位老人引起我的注意。过去他都是与老伴一同行走，一人一根拐杖，老伴是左撇子，正好两根拐杖都在外侧，别有一种对称美。我还以他们为模特，写过一篇《并蒂莲》。可现在，只有他一个人踽踽独行。难道出了什么事？我不觉一惊。目送他走远，心里默默祝愿他们老夫妻安好。

有位女同志，也是小街上常见到的。我是家里负责买菜的人，起先只是在超市偶尔碰面，渐渐地彼此成了熟面孔。“你是陈老师吧？”有一次，她主动打招呼，“我儿媳说说起过你。”我觉得意外，似乎又在情理之中——生面孔，慢慢就成了熟面孔。我感谢她的随和与问候。“你买那么多东西，太重了。”我关心道。“我们家多多，得多买。”有一次，她看到我一手拎着一大袋沉甸甸的东西，热情地要帮我拎，我哪里肯。她端庄、大方，还注重穿着，看得出来很有素养。从此算认识了，每次碰面都打打招呼，但直到现在，还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还有一位老年妇女，因为她丈夫老刘与我认识，我也就认识了。好久没见过他们夫妻俩一同上街了。有一次我禁不住问：“老刘怎么没和你出来？”“他不认得人了，也走不动了。”过了很长时间，再碰到她时，我问：“老刘现在好点了吗？”“他走了。”她没有黯然的神情，倒很坦然。我表示慰问。不久，我在小街上碰到她时，发现她不是一个人行走，两位老姐妹陪伴着她，慢慢悠悠散步。远远地，我投去一瞥，投去我对三位老姐妹的由衷赞赏。

某老同志，退休后也当起了买菜人。过去认识，现在小街上遇见，免不了聊一阵，才知道他哥哥是我大学时的同学，就更亲热了。世界真的不大，小区更小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只要我上街，一定能碰到他。“家里吃午饭的人特别多，早上买菜雷打不动。”他说，大有乐此不疲的样子。

慷慨的晨光，镀染每个起早人一身亮丽。一天天下来打照面，有些人成了熟面孔，虽然说不上名字，大多没有深交，但留下的美好印象挥之不去。

还有些新面孔，多见几次，又要成为熟面孔。小区的“村民”，一波波在晨光里的小街，展示着自己的美好风姿。



## 猫咪“汤圆”

□陈建安

去年年底的一个晌午，妻看到一条微信：有户人家要出远门，急着给猫找新家。她隔着屏幕问我要不要。我正改一份文档，头也没抬：“合适就接来吧。”话出口，心里却没底——前些年养狗不成，如今养猫，就能相伴长久吗？

下午，妻真抱回个英短蓝白毛团。小家伙怯生生的，进门就钻进床底，任怎么唤也不出来。我们不勉强，只在新碗里添了粮和水，轻轻放在床沿。夜里静极了，偶有窸窣声，想来是它在暗中打量这个家。我忽然想起白泡剩的半壶铁观音，茶汤已凉，便倒在水碗旁的小碟里——茶乡人家，待客待猫，总带着茶香，权当是见面礼。

次日天刚亮，我轻手轻脚走到卧室门口。床底的影子不见了，猫粮浅下去一圈，那碟凉茶竟被舔得干干净净。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：肯吃肯喝，便是认了这个家。

第三天是冬至。晨起时，那蓝白身影已敢蹲在窗台，静静望着窗外。我在家庭群里发了它的背影，问取什么名字。元宝、来福、咖啡、饺子……名字一个个冒出来。正争论

着，老二在群里说：“冬至团圆，叫‘汤圆’吧，又软又糯，应景。”名字就这么定了。汤圆似乎听懂了，转过头用琥珀色的眼睛望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清亮亮的，像冬日泡开的铁观音，澄澈温润。

起初，它总与我们保持距离。我们在书房，它就蜷在沙发角落；我们走近，它就退两步，不远近地跟着。我敲键盘盘算了，起身泡茶，茶乡人泡铁观音讲究“悬壶高冲”，水柱击打茶叶的脆响伴着茶香漫开。这时，汤圆总会悄悄踱来，蹲在茶桌两尺外，鼻子轻轻翕动，像是在品茶香。我把喝剩的凉茶倒进它的小碟，它竟凑过来小口舔食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家里莫名多了份安宁。汤圆爱趴在落地窗旁看云，身子蜷成圆润一团，呼吸匀净。看久了，我心头的几分浮躁，也跟着沉淀下来。每日添粮、换水、铲屎这些琐事，起初觉得麻烦，后来竟成了一门修心课——得慢下来、轻下来，才不至于惊着这小家伙。半月下来，常失眠的妻都说，夜里睡得踏实多了。

元月十四日早晨，意外来了。起床后，我看见汤圆吐了好几处。上班前喂它粮和水，它闻了闻就扭过头，一口不肯碰。中午，妻发消息说它吐了猫毛和白色黏液。我急忙查阅应对方法，都说短时间内不给吃喝，静静观察就好。下午临出差前，我用逗猫棒逗它，小家伙玩得挺欢，我悬着的心也稍稍放下了。

十五日，我在晋江开会，散会后第一时间问妻汤圆的情况。得知汤圆吃了点粮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

十六日中午回家，汤圆见了我有些生疏，身形瘦了些，眼神也显得憔悴。可到了晚上，它忽然格外黏人，围着我的脚边转，轻轻叫唤，那声音温柔极了。十七日更是黏得紧，我看电视时，它直接蜷在我身边，睡得踏实又放松——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它用一场小病，换来了对我们全然的托付；我们用几日的担忧，接住了这小小的生命之重。



## 桥畔茶烟暖

□夏涛

初春料峭，阳光却正好，古桥的石板晒得温热，江水慵懒流淌，白鹭倏忽掠过水面，翅尖划开的细浪转瞬合拢，连时间也在此放缓了脚步。我刚骑行归来，老友“公园泡茶”的信息便追着发来，顾不得擦汗，又跨上自行车，向那片茶烟氤氲处奔去。

桥畔，小桌椅围出一方朴素茶摊。摊主是好友的学生，正提着滚水壶冲茶，“年兜”后开张的喜气，还沾在袅袅茶烟里。不多时，好友们陆续围坐，谈笑声与沸水咕嘟声交织，成了最鲜活的背景音。

相聚品茶，是安海人刻进骨子里的默契。几十元便得一壶热茶、几只粗陶杯，再配些水果、茶点，足以消磨整晌悠闲。无需自带茶具，茶叶随性一抓，往树荫下一坐，心便落了地。

家长看孩童玩耍，跑者擦汗驻足，陌生人因一句“这茶泡得透”便搭话闲聊——茶烟起处，尽是人间暖意。

我捧着茶杯，目光越过茶烟，落在那座

有着“天下无桥长此桥”美誉的宋时古桥上。桥基半陷，断垣爬满青苔，像老者额头的皱纹，藏着千年车马商贾的痕迹。水开时白雾腾起，裹着岩骨花香袭来，第一口入喉，竟尝到岁月的余温。

离桥不远，朱墙黛瓦隐于高楼之间。郑成功塑像甲冑凛然，目光如炬，望向苍茫海疆。不久前雕像揭幕，鼓乐声中，“不信中原不姓朱”的诗句犹在坊间流传。遥想当年，英雄在此撕毁劝降书，以“宁为玉碎”的气节点燃清烽火。如今雕像与古桥相守，潮声依旧，似在轻诉那段峥嵘岁月。

茶叶在杯中缓缓舒展，眼前人、杯中茶、桥下水，皆是稳稳的幸福。人到中年方懂“不必圆满”：古桥残损，是时光的注脚；英雄雕像，亦非完美无瑕，却因真实更显厚重。老友不疾不徐地泡茶，阳光透过梧桐

叶，在他脸上投下斑驳光影，皱纹里漾着温和笑意。我们不过是世间的平凡过客，却何其有幸：有人向往远方与漂泊，便有说走就走的勇气；有人如我，憧憬诗情与画意，便有此刻与茶烟相伴的松弛。

风起时，水汽轻拂脸颊，忽然明白：人生哪有过不去的坎？寒冰会融，新芽会发，麦浪翻涌时，总有人在原地等候。此刻我在故乡，望得见天边云影，回头有灯火明亮，茶烟温暖，家常闲话。茶摊的谈笑与远处潮声应和，古与今、刚与柔浑然一体。

茶汤渐淡，江水汤汤，白鹭又掠过水面。故乡人把时光泡进茶里，茶烟飘香，“茶要泡开，人要想开”的生活智慧，更飘着古镇的闲适与坚韧。那些茶摊像是驿站，是写给生活的一封信

情书——以茶为墨，慢煮岁月。而斗拱飞檐与郑成功目光，是诗卷最深的注脚：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曾负重前行。

夕阳西斜，茶香未散。沿桥畔徐行，看茶客收拾器具，听孩童追着白鹭嬉闹。石缝青苔泛出新绿，茶烟余韵里，日子正长。



(CFP图)



## 妆糕人

□曾慧

行走在古厝门口，旁边的榕树垂下一缕新的气根，在午后的风里轻轻摆动。妆糕人的摊位不大，摆着一排排五彩斑斓的“妆糕人”——威风凛凛的关公、抓耳挠腮的悟空、扬蹄神气的白马，还有衣裙仿佛都会飘起来的仙女。空气里，也依稀浮着一缕清甜的糯米香，那是童年里熟悉的气味。

以前，“妆糕人”师傅是挑着担子走四方的。担子一头是分成许多小格子的木箱，格子里卧着各色面团，绯红、明黄、靛青、玉白……色彩纯净得像雨后的虹。担子另一头，则插着已经成型的“角色”，是招徕看客用的，也是手艺的无声宣言。担子两头的家伙在人流多的地方一摆，简直是一个缩微的戏台与作坊的合体。师傅总是一身紫色

旧衫，安静地坐在小凳上。有主顾来了，他便抬起眼，皱纹从眼角漾开，也不多话，只问：“要什么？”

当你报完想要的造型，师傅就开始“妆”起来了。你看，他那双手仿佛受了点化：从绯红的面团上揪下一粒，在掌心只一搓，便是流畅的线条；指尖飞快一捏，就成了棱角分明的官帽翅；再用那柄磨得发亮的小竹刀，这里轻轻一挑，那里细细一压，关云长的一双丹凤眼，竟含了忠义千秋的神气。他多用搓、捏、团、挑、揉、压、按、擦、拨这些手法，动作快得让人眼花，却又稳当从容，仿佛指间流淌的不是面团，而是早已化在胸中的魂灵。他的手法堪比魔术师变戏法，真是让人惊叹！

我们一群孩子，就围在担子前，屏

着呼吸看。世界在那一刻缩得很小很小，小到只剩下那双手和手心里渐渐饱满起来的生命。没多久，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挺立在竹签上，递过来时，还带着师傅掌心的微温。孩子们多想留住这幸福的光。

“妆糕人”是馈赠亲友的吉祥物，更是增添人间烟火欢愉的一抹亮色。它从坊间的仪式里走来，最终，停在了每个孩子渴望的眼底。

岁月是最不动声色的洪流。不知从哪一天起，我们熟悉的“妆糕人”师傅的身影渐渐淡出了视线。彩色的电动玩具、闪烁的屏幕，轻易攫取了孩子的目光。那需要静心等待、凝神观摩的诞生过程，成了追忆。偶尔想起那抹甜糯的香气，就仿佛回到了快

乐童年。

如今，在古厝旁又见“妆糕人”师傅，手法依旧娴熟。作品中除了传统的孙悟空、关公，也有与时代相融、孩子们喜欢的形象——憨态可掬的小猪佩奇和线条简约的卡通人物等。

中年匠人微笑着，耐心地指点一个孩子如何捏出卡通形象的圆圆眼睛，我也走过去，跃跃欲试。

“妆糕人”师傅所用材料，不过是一块彩色香甜的米团，却在掌心里诞生栩栩如生的造型，并把这个瞬间，递给了下一个伸出手的人。这，便够了。

传统并非一座只可远观、不可触动的雕像，它是一条河，要流动，要接纳新的溪流，才能奔向更远的大海。

## “植”此青绿

●树木的“社交圈” 树木通过地下的真菌和根系形成“菌根网络”，就像互联网一样，让树木可以互相交流。当一棵树遭遇虫害时，它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向周围的同伴发出防御警报，开启“自我保护模式”，合成更多防御性化学物质。

●树木也有“天气预报” 有些树堪称“民间气象大师”。例如，柳树在即将下雨时，叶子会微微卷曲，仿佛在提醒人们“雨要来了”。朴树则会在空气湿度变大时，树皮变得湿漉漉的，仿佛在说“雨将至，出行带伞”。

●树的“生物钟” 白天，树木努力进行光合作用，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，净化空气；夜晚，进入“休息模式”，调整自身状态。

●雌雄异株的树 有些树雌雄异株，比如银杏。银杏树分雄树和雌树，雄树开雄花，雌树结种子。我们看到一棵树上同时出现雌雄花，大多是嫁接或环境胁迫导致的局部花枝变化。